

饶雪漫经典
限量珍藏版

没有人 像我一样

NOBODY LIKE ME

饶雪漫^{作品}
SHARON
WORKS

《小妖的金色城堡》终结篇
妖精七七再次归来

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作者正式授权
无可取代的爱情必读佳作，万千作者珍藏的成长记忆

译林出版社



没有人 像我一样

NOBODY LIKE ME

饶雪漫^{作品}
SHARON
WORK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人像我一样 / 饶雪漫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447-4480-5

I. ①没…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7858号

书 名 没有人像我一样

作 者 饶雪漫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果子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480-5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没有人 像我一样

NOBODY LIKE ME

饶雪漫^{作品}
SHARON
WORK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人像我一样 / 饶雪漫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447-4480-5

I. ①没…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7858号

书 名 没有人像我一样
作 者 饶雪漫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果子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480-5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Contents

5	第一章	图图
23	第二章	林南一和图图
48	第三章	消失
69	第四章	忽然之间
94	第五章	一二三四五六七
111	第六章	相依为命
126	第七章	妖精七七
148	第八章	回家
173	第九章	失忆
195	第十章	真相
215	第十一章	失速的流离
240	尾声	没有人像我一样

第一章

图图

“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这是图图写给我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情书里的一句话。

虽然我知道这句话并非图图原创，而是出自一位很有名的女诗人的诗，可是每次想起，仍然唏嘘。

图图遇见我时，我们真的都在最美丽的时刻，最肉麻不堪又最灿烂夺目的青春年华。

她是我的初恋。

那时候，我还是电子系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每周都有几天扔下功课，去市中心一间酒吧卖唱。一把吉他，一副还过得去的嗓子，是我的全部。

后来，慢慢有志同道合的人加入进来，先是张沐尔，后是怪兽。

怪兽是贝斯手，张沐尔是司鼓。

我们组建了一支叫“十二夜”的乐队。

那不是一间很有名的酒吧，演出场所的设备也很不专业。简单说，就是不可能每次演出都有鼓，也不是时时刻刻要用到贝斯，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仍然是孤单一人，拨几个简单的和弦，唱一些或流行或过时的歌曲。

其实在酒吧唱歌收入并不高，我在乎的也不是钱，而是那种可以在黑暗处低吟浅唱的感觉。

那种又喧嚣又孤单的感觉，仿佛无限接近自由。

在那个所有人都各怀心事的地方，其实没有人在意你的悲喜，他们听到的只是歌声。如果运气好，当他们偶尔回忆起人生中的这一刻，会忽然想起，有个人在寂寞空旷的背景里这样歌唱，他们会想不起这个人的样子，但那遥远模糊的歌声，会让他们惆怅。

这就是我心里的音乐，它或许永远不能像衣食住行一般让人念念不忘，却可以暗中记录人生的全部时光。至少，当我回忆起每一段光阴，都会有音乐做背景。人生如此动荡不安，只有歌声可以让人休憩——后来我会刻意把每一段日子用乐曲标记下来，好让自己不至于遗忘。

比如，遇见图图的那天，在我的记忆里，标记为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因为她的到来实在是阴差阳错，命中注定。我躲不了，当然，也不想躲。

其实她一直都在，她是这间小酒吧的常客。在演奏时我时常看到她，但当时她和一般喜欢泡酒吧的女生没什么两样，穿着入时，眼神迷离，总是和一些看上去不太像好人的男生厮混在一起。

我对这样的女生向来不感冒。那时候我二十一岁，对爱情有自己的期待。我固执地认为我将来的女友会是那种古典的女孩，头发乌黑直顺，性格善良温柔，当然，也很漂亮。

在我遇见图图之前，我对自己命运一无所知。

我的工作时间从八点开始，断断续续唱三个小时。然后，酒吧老板请我喝上一杯，结给我当晚的工钱。那天我低着头喝一杯橙汁，夜已经有点深了，酒吧里的音乐换成了劲爆的舞曲，衬着灯光掩映下光怪陆离的人脸，我却有些昏昏欲睡。

把我吵醒的是酒杯碎裂的声音，人声一下变得尖锐起来。有人打起来了！有人起哄，有人拉架，总之场面混乱不堪。这在酒吧里是常事，我已经见怪不怪，第一反应是去找老板结了工钱赶紧走。当我背着吉他冲到吧台，正听见一个男人尖声叫嚣：“你就这么走？你敢走？你走了老子杀你全家！”

黑暗里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不过我还是看到，他圆圆的脑袋被一杯来历不明的液体袭击，他所剩不多的头发被那些液体粘成一团，非常可笑。

既然可笑，我当然是要笑的。

吃了亏的家伙马上把矛头指向我：“你笑什么？你敢笑？你和她

是一伙的？”他挥一挥粗短的胳膊，几个人向这边包抄过来。我看情形不对，顾不得多想，一记右勾拳，利索地放倒一个。

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冲动的行为后悔，对方其中一人已经掏出弹簧刀。我推翻身旁的桌子，桌上的酒瓶碎了一地，酒吧里的客人开始尖叫。那人闪过，握着刀朝我扑过来，我握紧拳头已经做好火拼准备，可是这时有人拉住我的衣袖，声嘶力竭地在我耳边喊了一声：“快跑！”

然后，她拉着我开始飞奔。那是一只柔若无骨的小手，我心里一激灵，我就这样背着我的吉他，笨手笨脚，脑子短路地被那只手牵跑了。那帮人骂骂咧咧地追出来，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乱作一团，身边的人喘着粗气问：“跑不掉怎么办？”

怎么可能跑不掉？

这里的每一条小巷我都熟悉。我拉着她迅速拐进一条人迹罕至的巷子，走到深处穿过一幢废弃的大楼，往右一拐，就是车水马龙的大道，明亮喧哗，安全无比。

我们停下来喘气，她弯着腰，双手按着膝盖，精疲力竭的样子。

说实话我也累得够戗，不过我终于有闲心打量她。首先，她是个女的；其次，她很扛冻，夏末的早晚已经有凉意，她却还穿着短裙，露出两条匀称好看的长腿。

看在美腿的分上我决定对她客气点。“你还好吗？”我礼貌性地问。

她不答。

“你还好吗？”我提高声音。

她忽然抬头瞪着我，是那种直愣愣的瞪，她的眼睛水波潋潋深不见底，我一下呆住。

“真的安全了？”她问，怯生生地，带点试探的意思。

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之后，她呆了一两秒，开始扬声大笑。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生笑得这么放肆，她一边笑一边揉着自己的腿，一边不要忘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嘲弄：“哎，你觉得我给那个矮子设计的新发型酷不酷？”

“喂，”我觉得我有必要弄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是谁？叫啥？干啥的？那群人为什么要找你麻烦？”

她一下收敛了笑容，变得十分严肃。

“你不认识我？”她指着自己的鼻子，“你确定？”

我确定。

她呆了一下，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寻她开心。然后，总算搞清楚状况的她一脸不解：“那你干吗去惹他们？你干吗救我？”

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我全部的错误只在于我太有幽默感，以致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命运早就给我刨好的陷阱。

“我还以为你也看上我了呢。”她白痴兮兮地感叹，“哪晓得你没有！”接下来她用力拍了拍我肩膀，“敢情你是个好人啊！”

我靠！

我差点立刻转身把这个自我感觉超好的不良少女留在原地吹风，可鬼使神差地，我没有。相反，我和她开始沿着马路牙子慢慢走，她其实仍然没有从刚才拼命的奔跑里回过神来，我猜她是那种越紧张越多话的人，她不断地跟我说话，语序混乱，词不达意。

尽管如此，我还是慢慢弄清了她叫什么，是干什么的，当然还有那群人为什么要收拾她。

实在是有些戏剧性，但她却真实地进入了我的生活。

“你叫啥？”我把好奇心按了又按，还是忍不住问道。

“我叫图图，图画的图。我在市一职高读书，读会计，大概是吧，我也实在搞不清楚我在读什么。”

以上就是她的开场白，很迷糊，很有图图特色。但是她的确很漂亮，当我惊魂稍定，可以用一个男生看女生的眼光正确地衡量她时，不得不这么承认。她穿一身黑，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任何一个女孩把黑色穿得那么有型，她的腕上夸张地戴着一串黑曜石长手链，她不断抬手把前额的头发拨开，样子真是明丽。

“你也知道，职高有谁会真正读书？男生闲着没事就评什么‘四大美女’，我是其中一个，而且，”她有些得意地补充道，“也是最漂亮的。”

“然后那些男生就为了争我打架。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有多喜欢我，但是就是喜欢争，争这些很有面子吗？不过我已经习惯男生们为我打架了，他们一天不打我都觉得闲得慌，觉得人生特没意义，

真的。”

“虚荣。”我评价。

“虚荣就虚荣咯！”她满不在乎，“人生不就是虚的吗？”她昂着头在晚风里走，像一头骄傲的鹿，脸上是不屑于对任何人解释的轻蔑。“你觉得今天这样打架很可怕？其实呢，那帮流氓也是来虚的。我不就花了他几千块买了件吊带吗？花了他的钱他就以为可以把我怎么样？杀我全家？我都不知道我全家在哪里，真谢谢他哦。”

“几千块的吊带！小姐！”我抓狂。

她很敏感地转过脸：“小姐？你说我是小姐？你嘴巴放干净点！”大概是我无辜的表情使她马上意识到是她自己防卫过度，她抓住我衣襟，有些怯生生地屈尊跟我解释，“其实他连我的手都没拉过，真的。那种男人，我见得多了。”

我轻轻把衣襟从她手心里抽出来。不管她多么漂亮，我们真的不是一路人。

再见啦，就此别过。

我背着我的吉他快步向前，寻找六十二路站牌，我们学校数十公里外的郊区，晚间公交车就这一班。可她牢牢地跟着我，我不得不回头建议她：“你自己回家好吗？”

“回家？”她笑起来。“你说我爸家还是我妈家？我爸家在沈阳，我妈家在重庆。”她手插腰，居然带点挑衅的味道，“或者你说宿舍？对不起，我的室友刚刚把我的东西扔出来，因为她的男朋友在

追我。”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她带着一脸嘲弄的表情看着我，脸上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有点怀疑她在说谎。

“咳，”我说，“我很抱歉，可是……”

“可是你要错过末班车了！”她轻快地说，“原来是个乖孩子啊，错过末班车回不了家了，我要妈妈……”她挤着眉毛，做出一脸哭相。

我又不是小孩子，她居然用激将法？正好过来一辆六十二路，我连招呼也懒得再跟她打，脚一迈就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你！”她在我背后喊，“你真不够朋友！”

谁和你是朋友？抱歉啊抱歉，我认识那个人吗？我的一只脚已经上了公交车，忽然有人大力拽我的吉他，我一个重心不稳摔下去，接连几个趔趄，靠着路边的一棵树才没摔个四仰八叉。

再看看她，她笑容满面，正对公交车售票员做着快走的手势。

公交车开走了，我欲哭无泪。她依旧是那样，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看我，好像是在问：“现在怎么办？”

我懊恼：“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救了我，你必须负责到底。”

“我不该救你，我错了，我改行不行？”

“为时已晚。”

我懒得理她，在马路牙子上坐下开始检查我的吉他。这可是我的

宝贝兼吃饭的家伙，刚才撞了树撞了人还撞了墙，不知道有没有“伤筋动骨”。我顺手拨起了《挪威的森林》的前奏，还好，一切正常。

“我听过你唱歌，嗓子破点，感情还是有的。”她流里流气地在我身边坐下，我挪开一点，跟她保持距离。

“你刚才弹的那是什么来着？听着挺耳熟。”她没话找话。

“《挪威的森林》。”我尽量礼貌。

“哦，这个我知道，那个什么伍佰嘛！”她马上又自我感觉良好地哼起来，“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

“打住打住！”我忍无可忍，“这是披头士的挪威森林，《Norwegian Wood》，你有点文化行不行？”

“你有文化，你倒是唱啊！”她不甘示弱。

唱就唱，怕你怎的？我拉开嗓门，第一句就把她震住。我暗暗得意，说实话，我弹吉他唱歌的样子还是蛮帅的，被公认为“十二夜”乐队里最有女生缘的一个，小半年里收到的情书也有好几十封。

她在黑暗里看着我，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那些熟悉的仰慕，臭屁地问她：“服不服？”

“服个屁，”她居然说脏话，“唱这些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听过的歌算什么本事？要把别人的歌唱成你自己的，或者干脆自己写，那才高明！”

“你这是明目张胆的嫉妒。”我说，“我要赶末班车回学校，失陪了。”